

年年難過年年過，三年大學閃眼間又過去了，回想入學時的情形彷彿只在昨日，再在學校裡的日子只留下一半（第七年在外實習，姑且不算）。這三年到底是如何消逝的，我自己都不十分清楚，或許是由指縫間溜去的，由茫然間飄逝的，不留一點痕跡。

要是你問我：這三年來受了醫學專門知識的訓練之後應該大體上有所知曉，有所明辨，我只能瞪大眼睛作為答覆。

要是你問我：過了三年大學生活，年齡也足夠為人父所以各方面大概都足以獨担一面時，我只能傻笑。

要是你問我：過了三年獨立生活之後，也該對社會百態有所領悟時，我也只能搖頭。

要是你問我：那最起碼也該有篇愛的故事時，我只能說「只有那春風知道我最寂寞」。

大三剛開學時課程表上真是琳瑯滿目，總共每週超過四十節課，心想別人老是說二年級有驚無險，三年級則有驚有險，單看課程表就足夠令人有那麼一點的相信。就在這種感覺中步入了第三年的過程。

上了半個月的課後第一個感觸是：從此與週末週日絕了緣。凡是重要的主課你皆非週末週日莫屬，只要你不願溜這些課就得放棄週末週日的節目。基督徒則須週日晚上睡前跪在床前嚴加懺悔一番，以除却不能上教堂的罪過。三年級的課程老實說實

在很重，病理在以後的臨床科目中沒有不是以此為基礎的。此科由四位先生來上課，上起來十分辛苦。我記得這科當時是排在星期六，有時須由星期五晚上開始，上到隔天的夜裡，這種 Bombard 的滋味只有身歷其境者才能瞭解，套句佛家之語即是「比人飲水冷暖自知」，上了這種課後我最大的感觸是以後我的孩子除非興趣所在否則決不鼓勵其投入此行業。這種上課的方式除醫學院以外的學生沒有能了解的，但為了將來，也因為既然讀了就得逆來順受，並以「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來安慰自己。考試並不很難，題目沒有鑽牛角尖的，所以加些油過關並不難。生物化學，背起各種物質在體內的代謝 cycle 來滿腦子會像原地急速轉圈後停下來後的感覺。剛剛開始上課時並不相信高年級所言此科不好讀，但一到下學期時大家不再敢否認了。很可惜的是先生很努力地教，我們也很努力的抄，結果依然很多重要的部份沒能上，我們很希望有機會能補上。考試也不致於太難，把握重點，同時考前作一張 summary 是十分重要的事，可以幫你取高分。下學期的期末考須特加小心，各 cycle 大多是期末考才會考到，如果背得太急不夠熟練的話，考下來會使你像吃了迷魂藥 L. S. D. 一樣醉昏昏沈沈地。微生物由四位先生上課，上課有時十分有趣，可能你會突然被問及如何煮鷄，如何做菜的。上課不辛苦，而且印象深刻，但免疫學的部分則比較困難，上課苦些。考試常是三道問答題，似乎少了些，如此抓題容易，但毛病是學起來不精，應該多考一些

大學第三年

——學蔚

。下學期有各種菌類的分門別類，易於 Confused 須作 Summary，好像沒有被當掉的。寄生蟲這是所有課中上課最生動有趣的一科，笑聲不時揚溢空氣之中，有時笑起來令人迴腸盪氣，先生會將寄生蟲的某些方面比喻為人的某些方面，甚而喻為補藥，聽來十分夠味，十分合於年青人的耳朵。上過此科的自然會體會我所說的「夠味」，未上過的且拭目以時，句句珠璣包君滿意。這科不頂難但也不十分容易，各種寄生蟲的區別及生活史很容易混擾，須多看幾次。方劑是三年級的「調味品」，當然須是由受人愛戴的先生教你時你才能如此有福。考起試來大家都十分瀟灑，可以很快出考場，但分數皆不高。難經是三年級裡的大頭科目，八十一難，難難皆難，有時一次考試考個二十多難，那時夠你讀個昏頭轉向，夜裡夢囈也會「金木水火土」一番的。這科目最好提前準備，經文好好背下來，更須小心考試時的張冠李戴，牛頭不對馬嘴，切莫錯「補」成「瀉」，或錯「陰」成「陽」。大抵上是出五題，只要一題全錯則成績必定危危可岌，公布成績時包你「十五吊桶，七上八下」，有不少人五題全會作答，但成績則在驚心心跳的破鏡邊緣。選修原是大學裡的一項特色，但是醫學院裡似乎是虛有其名，以前根本沒有可供選修的課目，這年算我們有福，開了第二外國語的選修，但只限於德日文，總算聊勝於無，此科少有香艷刺激的鏡頭！但就硬是有重修者，這些仁兄若不是有「捨我其誰」的偉大胸襟者就是以為「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心胸酒

然，度量寬宏之致。

實驗在三年級裡可用多如牛毛來形容，各實驗課計有生化，寄生蟲，微生物，病理，其中除寄生蟲兩節外皆為四堂課。雖然上起實驗課來大多吊兒郎當，但一到考試可就雞犬不寧了。寄生蟲與病理考 Slide，其緊張與恐怖的程度縱然不比二年級的 Anatomy, Histology 厲害，但亦相去不遠，尤其入關後等進場的期間正如關在 Concentration camp 內一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寄生蟲的 Slide 最不好看，一般成績也低，小心拿一滴蒸餾水考你，或用根本沒有東西的片子考你，如有此種題目保證你不會空着不作答，你一定自創一個自以為是的答案填下去，不信走着瞧。被判再來一次的大有人在，所以上這科時最好小心些，尤其是醫學系，中醫學系的。我們這屆開始又將藥理改於四年級上，少了一個大頭科目壓力也減少許多否則真是吃不了兜着跑，我們前世大概皆是善男信女之故吧，不然便是尼姑和尚，神父修女之類的。其實放在四年級上比較合理多了。

由於實驗多的原故，一到期末老是覺得天天在考試。實驗考試大多提早於停課前一到兩星期舉行（皆在夜裡）所以就提早一週準備換句話說期末考前三週裡開始陷於混亂與膠着狀態，有行動不自由，被考試趕著跑的感覺，十分不自在。一次考過的還好否則不是馬上再準備考一次就是期末考後再吃一碗「點心」。如此總結起來，期末考一近，這一個月裡就得受災受難，更要鞭策自己緊張一點多

揀些書讀，不然到時鐵會使你「一頭兩頭大」。

三年級裡爭位置與換教室是件頭痛的事。由於學校制度的關係不能採行小班制，上課時放眼望去，黑壓壓地一大片大且黑的蘿蔔頭，而適於這種「大場面」的教室不夠分配，以致時常發生教室調配衝突，有時一次上課須轉兩次教室，不說其不方便，只談其引起的騷動就夠令人難過！往往上了一半突然宣佈換教室，於是整個教室像遭了大災難似地紛紛奪門而出，那種狂奔的姿態只能以一群受驚的野獸作比擬。而發出的腳步聲令人心驚胆跳，不知原因的必定會有大難臨頭向外逃生的衝動，整個心會突然被提起。如果是我那會以為是「反攻就角」響了呢！而歷過其境者則會幸災樂禍似地靜觀衆生相，滿臉還會露出「好好玩」的神態，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奔豚」奇觀（奔豚一腹鼓如豚之奔騰也，取自方齊解釋）如果各位未見過非洲草原上動物狂奔奇觀則此景相去不遠，所差的只是這是一群有衣蔽體動物罷了，大可不必捨諸近求諸遠地跑到非洲去實地觀察。何以如此，一言道破半錢不值，只不過是為了爭個好位置便於上課，多吃些教授的「甘露」以求將來能與之等量齊觀而已。先到的恨不得生個三頭六臂以便多佔幾個分給同好，或鑒於英雄本色義不容辭地為女同學佔個位置，以利能顯頭濶步於衣叢之中。重要的課大多在前一夜裡便人人捷足先登，用粉筆在位置上劃上座號。但也常引起糾紛，因為隔天一來往往會發現面目全非，所佔的位置已被「霸王硬上弓」了，這時如果

一方面願忍氣吞聲便可相安無事，否則鐵有「三本鐵公雞」好看，必定愈說聲調愈高，「紅脖子粗，眼睛會像就要繃出眼眶跳似地，看起來是面目猙獰，野性畢露，那時你會恍然大悟「噢！人與禽獸者几希！」。上述的情況我以為要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或許當你的下一代再入此校來「高就」時依然可恭逢其盛，大概有人會說等醫學大樓完成後就可避免，但我則不以為然，那頂多只能稍為緩和而已，因為本校臨床教授多是路遠迢迢由外地趕來上課，調課少能避免，如此教室必然衝突。再說好坐位加上好教授必定像是醇酒加美人一樣人人必求，所以爭位置勢在難免。我以為唯一解決方法是固定教室小班上課，但是這有可能嗎？除非有某人士慨然捐贈一百億給學校，否則可預見的將來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相處三年後班上的 Group 分得更為清，更為明顯，臭味相投的硬是「如膠似漆」隨時可見他們三三兩兩搖搖擺擺地滿街遊蕩，或吱吱渣渣說個不停像「老鼠嫁女兒」一樣。喜歡香車美人的照樣騎在車上「兩位一體」，喜歡摸上幾圈的隔天依然面容憔悴；喜歡隨音樂作動作的依舊樂於走在灑有滑石粉的地板上，那些靜悄悄的照樣這般「嫵靜可愛」；喜歡與書本為伍的，圖書館裡隨時都有其芳蹤足跡，換句話說喜歡玩的依然是那些，喜歡「書中自有美嬌娘」的依然是那些，情況少有變化。

一到三年級似乎大家皆有「髮蒼蒼視茫茫，牙齒動搖」吾老矣之感，因為一提到郊遊，大多會說

「人老了，那些調調兒是少年人的事！就我記憶所及班上的郊遊只有下學期一次偕同護理科同學參加的豐原大露營，但遊不逢時夜裡天公不做美，竟然下起雨了，場地濕漉漉的，一腳踏出帳篷外便是舉足維艱寸步難移，加以原為六人份的帳篷擠進十三個人，其滋味真是滯澀難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臥也不是蹲也不是，反正就像群將趕入屠宰場的豬一樣疊疊撞撞地（註：雌雄異處，是非分明），儘管如此大家玩得也愉快得很。班上其它活動諸如網球，撞球大賽也辦得有聲有色，人人躍躍欲試個個英雄豪傑，雄心萬丈，冠軍非我莫屬。班際的比賽表現更是出色，有時令人懷疑是否為「體育系」。此外音樂風氣亦盛，喜歡聽音樂的為數不少，學樂器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以鋼琴居多，但絕大多數是「半桶糞仔」，也有學小提琴，吉他的。班上的搖滾樂團十分出眾，大場面必定少不了的，演來繪聲繪影，有時唱起來真像 Tom Jones 的「獅叫」，或菜市場賣販的亂嚷。不過任何「調琴」皆不及「調情」出色。Love Story 俯拾皆是，滿佈人行道，有只差訂婚及結婚手續便成伉儷的，也有誓言非君莫「娶」，非卿莫「嫁」的；有死纏活黏的純情派，也有自譽「天鵝想吃我的肉」的臉長派者；愛你愛在心裡口難開的單相思不少，自以為奇貨可居的同樣存在；引頸長盼白馬王子或白雪公主的在所難免，多次碰壁然而屢敗屢追精神可嘉者亦有之；有遇到朋友而推開身邊女友以示其純潔如白紙的無聊漢；只不過是位「乾表妹」然而却雙入雙出的硬

嘴者亦有之；更有唯恐天下人不知其不朽的戀情，逢人便吹他的她漂亮，有錢，有勢令人作三日嘔的大啦叫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也不時可耳聞某某與某某某訂婚的消息，但求證則十分困難。只要很不幸地被發現你的身邊有個「異數」存在時，不久鐵會滿城風雨，天下大亂，而且很可能以訛傳訛「某人有女友」的話傳至第一百時已變成「某人已有女兒」的局面，人本來就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心理，如果所說的不幸正好是你，那你也只好一笑置之，否則愈解釋，別人會愈覺得鐵是「那」回事的。不過唯一千真萬確的是，這年暑假裡總算有一位敢死隊，衝鋒陷陣地領先結婚了，但是班上裡沒有一人接到紅炸彈，我想接紅鴨蛋的日期大概也快了！不知何者能成再接再勵的後繼者？

記得暑假在家裡時外甥問我「舅舅你現在幾歲？幾年級？」我答二十三歲，三年級。」他笑了好一陣子才說：「你看舅舅二十三歲才三年級，我八歲一樣也三年級，舅舅好笨！」；我感到十分愕然，也覺得有幾分真確，真的，過了三年大學之後我反倒覺得自己愈來愈笨的！各位你呢？